

新 演 义 小 说 系 列

另类成语

呼唤龙

黎晗 康桥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新 演 义 小 说 系 列

另类成语

上海辞书出版社
黎晗 康桥 著

呼唤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类成语·呼唤龙/黎晗,康桥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5

ISBN 7-5326-1569-3

I. ①另... ②呼... II. ①黎... ②康...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8698 号

另类成语·呼唤龙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625 插页 1 字数 130 000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7-5326-1569-3/I·55

定价: 12.80 元

编者的话

新演义小说系列是一套探索性的文学读物。最初是从杨静南先生的一篇小说《杜嫩的可疑生活》中受到启发的,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明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人物、背景为基础,从现代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杜十娘在跟随李甲之后,多种可能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以及由这些可能性中产生的焦虑和思考,而这些焦虑和思考也是现代人的焦虑和思考。作者用现代小说结构模式来解构这个故事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这样新颖、有创造性的写法在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中早有体现,依托古代故事,在故事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双重翻新。实际上,就是要超越原来的故事,让旧故事生长在现代生活的土壤之中,让其中某些有意义的东西能够鲜活地存在下去。这也是这套新演义小说系列创作出版的缘由。新演义小说系列包括四册:《新侠客传·贞元年间的隐秘镜子》,《新列女传·杜嫩的可疑生活》,《新儒林传·在明朝读书》,《另类成语·呼唤龙》。

在《新侠客传》中,作者用现代小说模式重写了聂隐娘、荆轲、欧阳春、要离几个历史的或者小说中的侠客的故事,试图以反武侠的立场彻底颠覆传统侠义小说对于动作本身的追求,而代之以一种形而上的文化反思,从而找到进入真正的侠义世界的神秘通道;在《新列女传》中,通过对关于杜十娘、薛涛、花魁娘子王美、褒姒的四个故事的重新解读和叙写,不仅直接指刺现实生活,更指向人性的幽微;《新儒林传》选择了《儒

林外史》中的两个人物,范进和周进,作者突破了原来小说的框架,写的是范进中举之前和周进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的生活,这本书还写了一个儒生宁采臣,通过对三个知识分子的深刻描画来反映他们在各自的迷官中作令人黯然神伤的困兽犹斗;而《另类成语》则颠覆了叶公好龙、守株待兔、一叶障目这些成语的本意,在奇趣而浪漫、热情而魔幻的原创故事中,对“文明冲突”、“专制迷途”、“人性荒诞”等严肃的命题进行了深刻思考。

这套书的写作得力于一群新锐小说家,他们是:杨雪帆、黎晗、杨静南、麦冬、张旗、康桥。在世事纷扰之下,写作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边缘”生活,但他们依旧执着于此。这些年,他们在一些权威的文学媒体发表小说、出版文集,并且为一些重要报纸杂志的专栏撰稿。在偶然的情境中,他们六人结成松散的集体,被称为“可能六人”。在这个群体中,他们相互审视,相互批判,相互砥砺,文学就是他们当下的生活。

在这套书的写作上,我们关注的是从古代故事那里出发来反思现代生活;我们要求小说从内容和形式进行全面翻新。由于作品出自六位作家之手,每篇小说的叙述手段与文字风格并不统一,而形式的多样化与思考的多向度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出于小说创作的需要,作者有时候忽略历史细节,甚至杜撰一些人和事物,有意模糊历史与现代的时间界限,在这套书中都是被允许的。

无论如何,这套书经过辛苦的写作与编排,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一段文字,一种作品一旦形成,就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书已经给出了思考和阅读的多重可能。如果读者因之而获得审美和审智的种种愉悦,正好就是作者和编者共同的良好祝愿。

目 录

呼唤龙	黎 晗 1
怪兔奇谈	黎 晗 64
隐身人	康 桥 121

呼 唤 龙

——九聋子秦淮说书录

〈黎晗〉

题记：本篇改写自成语“叶公好龙”。

第一夜的故事：龙耳朵，乌鸦嘴

各位老爷，各位大人，大叔大婶、大哥大嫂们，感谢大家捧场，说书人九聋子在这儿给各位请安了！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爹娘，出外靠朋友，在下九聋子初自南方小地方来，今晚上斗胆在这满城书香的六朝古都开坊说书，说得不好不雅之处，望乞各位见谅。这秦淮河畔，随便拣几朵花儿扔出去，接住了叫出一片好的，谁个不是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一朵小小的花儿尚能被你们说成锦绣河山，这地方如何不让我们说书人脑门冒汗，心头发虚，后脊凉嗖嗖响？诸位莫笑，你们越笑，在下心里越慌张。在下并非在这儿乱打诳语，在下自幼未进私塾开蒙，长大未得高人指点，黑墨水是一滴也未喝过，肚子里装的尽是稻草。你们瞧，我这说着说着，舌头在嘴巴里直打结呢。唉，我这不争气的舌头，它是被我肚子里翻出来的稻草给缠住啦！

这高大威武的金陵城，它让我这般粗人轻易喘不了气呢。在下寻思着，要在这满城墨水味道的六朝古都混口饭吃，是万万不能往那风花雪月上粘乎的，那捧在儒生手中的四书五经也是碰不得的。更别提那些秦皇汉武才子佳人了，在下本来就懵懂，即便道听途说一些，和在座的各位比起来，也是地下蚯蚓看天上龙，看得脖子折断了，还不晓得自个的头长在哪一边呢！在下是明白人，在这金陵城里，一个粗人是万万不可乱充风雅的，否则人家不笑得满地找牙才怪呢。

在下打小爱耍嘴皮子，这张烂嘴没少给我招惹过祸端。几多年里，在下就是咬紧舌头，捂住耳朵，像个聋子和哑巴一般活着，未料到活得只剩一把老骨头了，还要靠这三寸短的舌头填饱不争气的肚子。这金陵城里四处尽是开得出花来的名嘴、靓嘴，在下的这碗开口饭不好吃呢。所以啊，在下寻思着，今番来此，恐怕只能挑着胡话说了，那些个风云流转、古今演义，红男绿女、英雄流寇，咋个是非曲折，咋个苦乐悲欢，在下的不好拿到这儿哄骗各位。今番说书，在下专说民间杂碎，奇谈怪论，与风月无关，离佛道千里，不涉朝纲，无论俗雅，尽拣那些新鲜热闹的说了便是。至圣孔夫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下粗鄙，并非那啥子“子”，随口胡说，谅他老人家也不会计较的。各位见觉在下讲的够趣，勉强听得下去，明晚上还请过来捧场。倘若发现在下的出口粗鄙，面目可憎，诸位自可拂袖而去，赶紧为自己省下两个买豆腐的铜板。你一走，在下的即刻也走。说书的舌头留不住听书的耳朵，谁个还有脸面呆在这儿呢。

感谢各位大人老爷，读书人量大地位宽，容得下我这样的粗人。各位的屁股还在方才的椅子上，这是对在下脸面的看重。在下便抖开胆子往下说了。

在下九聋子，来自古越小村西尾塘。各位兴许疑惑，一个说书人咋

起了一个这般别扭的名字？虽说说书人靠嘴巴吃饭，可一个人耳朵聋了，嘴巴它尚能好到何处去？说书人说的事体又不是食虫，自个肚子长得出来。说书人得到处去听啊，听老爷说，听大人说，听大叔大婶说，听黄口小儿说，听风说，听雨说，听猫说，听老鼠说。说书人啥子事体都得听，听多了才能说。说大家未曾听说过的，大家才听得进去，才压得下心头那一种奇怪的瘾。你说大家伙儿为啥到这儿来，还不是大家伙儿的耳朵对在下的嘴巴有个好奇？在下的不争气，打小被人家起了个绰号九聋子。大家兴许对在下的有一种担心，你个九聋子，耳朵那般蠢笨，嘴巴尚能好到何处去！——各位莫慌，且听在下细细叙来。

我虽名九聋子，耳朵却好得出奇，不信大家问问后排那位抱娃的大嫂，你那腿上的娃，他方才是否偷偷告诉你，“娘，我要尿尿”——是这回事吧，大嫂，九聋子不打诳语吧？我说过我的耳朵好得很的。我打小耳朵就好得很，这些年岁数大了，差了几多。先前莫说是听得见十丈外娃喊尿尿，便是我们村头人家在大松树下纳凉说闲话，我坐在家里也能听得一句不漏。每天夜里，我在我们家破床榻上滚来滚去合不上眼，总欢喜竖起耳朵顺风听村里的动静。我能听见冬天的风从东往西，呼呼呼呼刮过整个村庄，把老张古家门口那几个干丝瓜吹得直翻肚皮。谁个老张古？我们村一个倔老头子，脾气怪得赛天神。我在这儿提他没别的啥意图，证实我打小耳朵不寻常罢了。

前头吹嘘过了，在下打小耳朵好得可怕，我不是害怕听不到，是害怕听得太多了，满耳朵装不下。可人家为啥叫我九聋子？说来话长，我慢慢跟大家一一坦白。大家进门前看了门口竹匾上写的告示吧？今晚上下给大家讲的是《叶公好龙》。不好玩？听过了，早听过了？您瞧，这不安分的耳朵又听到你们的嘀咕了：“这个九聋子，明摆着是到秦淮河

骗饭吃!”“‘叶公好龙’,老掉牙的故事,有啥子听头,三岁小儿在爷爷的膝盖上都听过了。”您说得对,那“叶公好龙”的老故事着实没啥听头。可在下今晚上要讲的“叶公好龙”和你们书上讲的不一致。小的前头声明过了,举凡书上有的,你们看过读过听过的,我九聋子一概不讲。我九聋子没啥本事,肚子里虽不装墨水装稻草,却敢做保不讲你们听过的段子。九聋子要告诉大家的是,真正的叶公和龙的故事不是那样的,叶公不是你们书里读到的那个傻不隆咚的人,他见到的龙也并不那般可怕。书上说叶公欢喜龙,龙来了,叶公却吓晕了过去。实情并非如此,龙来的当儿,叶公确是牙关一咬人事不省,可叶公并不是被龙给吓晕了。那老叶公是高兴过头才晕过去的,那龙对他可好呢。你们不信?我就晓得你们不会轻易相信的。谁个轻易便信了我呢,你们若是随随便便都信了,我这书还讲个啥?是的,那位穿红袍的老爷说得对,我是准备讲个新版“叶公好龙”。我的耳朵咋这般好,隔老远听得见您老说话?哦,您老刚来,前面没听我吹嘘自个,我这人没啥子大本事,就是长对耳朵太奇怪了。说来有趣,那个老叶公,他也长了对奇怪的耳朵。我跟叶公是啥子关系?这个我现在不能告诉您。您老若是好奇,坐着给在下捧捧场,听着听着便明白了。

我是一个跟叶公有牵连的人,我们都长了对好耳朵。我还是先不讲新版“叶公好龙”吧。我先把自个耳朵的故事给大家讲讲,讲完了,讲叶公。等下讲叶公的时候便不讲耳朵了,反正他老人家的耳朵长得跟我一个样。

我的耳朵太好了!大家可能觉得我很幸运,爱听啥便能听啥,几多远都能听到,人家丝瓜出了泥巴地在风里乱翻跟头我听得到,人家在床头打喷嚏我也听得到。我从大家的眼神里也看出来,大家羡慕我有这

般一副好耳朵。看来你们跟我小时候一致，都爱偷听背后话。这也难怪，这人虽然只长了一张嘴，可同样一个人，同样一张嘴，跟你说的话就是跟我的不一致，晴天讲的跟阴天讲的不一致，对男人讲的跟对女人讲的不一致，对皇上讲的跟对百姓讲的也不一致，对地下蚯蚓讲的跟对天上龙讲的更不一致了。为啥众人世间皆如此？人前、人后讲的话咋差得这般远？我们对这些都好奇，我们都爱打听背后话，考究话中话、话后话，以至于当面讲的反而都无人肯信无人理睬了。可是人家背后说的啥，我们哪轻易便听得见呢？我们只好听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一百个人说的，这一句话经过一百个人的嘴早变了味走了样，可人就是有意思，若是一根甘蔗一百个人嚼过了必定没人去碰，可一句话经一百个人嚼过了，反而变得味道特别起来。尽管那味道跟原来的一点都不像了，原来甜的早变成苦的了，原来臭的早变成香的了，原来人家是在对皇上表忠诚，到后来却说他是在背后谋反。原来人家叶公并未被龙吓昏倒，人家叶公跟龙成了好朋友，龙经常带他遨游苍穹，可那话传来传去，却把叶公传成了一个怕龙的胆小鬼，有的地方还传说，叶公被龙吓死了。——我咋晓得这般多？我自然晓得的，我不远千里来金陵城说书，便是要告诉大家“叶公好龙”的真相。你们莫急，我慢慢将来龙去脉跟大家交代清楚，诸位稍安勿躁。

自然，人们也不是不欢喜听到原来人家是咋说的，只是没法子。你听不到第一水的话，你们无法像我一样拥有一副好耳朵。我有一副好耳朵，我和大家一致，着迷于背后话、话后话。小时候，我爱偷听丁狗子在背后咋个诅咒我，偷听丁狗子他娘告诉他爹，他们家把新收成的花生种藏在哪。丁狗子太贪吃了，他长着一张一辈子填不饱的肚皮，只要能吞得进肚子的，便是一把斧头，他也敢往嘴巴里塞。难怪他娘要把花生种

藏起来。我偷听到了丁狗子他娘的话,第二天便偷吃了那袋花生种。我并不是特别爱吃花生,我只是腻味丁狗子罢了。我腻味丁狗子,便偷了丁狗子家的花生种。我晓得丁狗子他娘若发现家里花生种丢了,丁狗子的屁股必定要开花。我本以为丁狗子的屁股要在春天第一场雷声过后才遭殃,到那时候他娘才会去看花生种。可刚从他家出来,那袋花生我才嚼下几颗,我便听到了木棍敲打在丁狗子背上、屁股上、手臂上的声音。同样一根木棍,它敲在丁狗子屁股上、背上、手臂上的声音不一致,丁狗子是个大屁股,木棍敲打在那上面,就像一阵闷鼓;木棍敲打丁狗子后背发出的声音很奇怪,就像鱼儿在水面吐气时的扑扑声,这一定是丁狗子他娘心疼丁狗子身上的衣服,舍不得下狠手;丁狗子他娘可不是舍不得他儿子的肉,木棍敲打在丁狗子手臂膀上的声音最响亮,听起来像是在打雷。丁狗子的屁股没能等到春天第一阵雷声响便开了花,这一年的春雷提前擂响啦!——哈,那几个娃笑了,看来这六朝古都的娃跟我九聋子小时候一个样,都是一副硬心肠啊。

我九聋子打小不是个正经的娃。我还偷听过屠夫布鹿灰教他儿子往猪肉里灌水,偷听过布鹿灰去邻村杀猪时,他老婆的身体在家里被修锁匠像一把锁打开时发出的咯吱声。修锁匠在郊外被布鹿灰像一头猪一般杀掉时发出的声音,自然我也是一丝一毫未漏掉。布鹿灰的儿子用他爹刚教的法子,往修锁匠身上灌水,水从修锁匠的鼻子进去,从嘴巴,从耳朵,从眼睛,从屁眼,从身上带孔的地方冒出来。布鹿灰的儿子下手比他爹还重,布鹿灰灌猪也没像他那般,水把修锁匠的肚子撑得像一座山了,他还发疯一般上下操劳。最后,修锁匠的肚皮爆竹那般,噼啪裂了开来。布鹿灰和他儿子,两个人在黑夜里鬼一般阴阴冷冷笑了起来。啥声音我都听见了,我这耳朵听过的东西多了去,我这耳朵脏啊。我甚至

还偷听过野鬼们在郊外月光下聊天,他们商量着要去我们村带孔悯山刚出生几天的小人走。听到这个消息我害怕了,我本不想告诉孔悯山的,后来我想孔悯山的胡子眉毛已经白了一大半,他生个小小人不容易。我便赶紧跑去找孔悯山。我跟孔悯山说,孔悯山小心,野鬼说要带你儿子走!孔悯山不信我的话,拿锄头把我赶了出来,“你个野鬼投胎的,嘴巴这么毒!”孔悯山的婆姨也不信我,她老公用锄头打我她也不劝,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打死这个小野鬼!下世报他做哑巴!”孔悯山他婆姨诅咒我。孔悯山的婆姨不欢喜我,她老这般诅咒我,后来我被人家叫九聋子,便是她这个老娘们起的绰号。

孔悯山的婆姨在背后骂我,孔悯山举着锄头赶我。我吓得尿洒了一裤底。莫非是野鬼们知晓我耳朵好故意捉弄我?还是我听错了,他们说的是另一个娃?我一边哭一边在村里乱走,我相信自个的耳朵,野鬼们是那般说的,“今儿务必带走!”我听的没错,可孔悯山一家愣是不信我。我劝慰自个,到天黑吧,到天黑全明白了,野鬼白天不会带孩子走,到天黑他们把小小人一带走,便由不得他们不信我了。那天的天黑得尤其慢,我等着等着嘴角起了泡。好不容易太阳下了山,我站在村里那棵老松树下面撒尿的时候,树下一黑,日头爷便不见了,我心下慌张了起来。天要黑了天要黑了,野鬼们来了。果然我一泡尿没撒完,便听到了野鬼们往孔悯山家走去脚步。野鬼走路的声音我听得出来的,像猫走夜路,像棉花落在地上,像一滴水滚到地上,聚起了一个泡,悄悄的,那个水泡噗地又裂了开来。那是一种奇怪的声音,乍听啥都没有,连我那般好耳朵,也要竖直了顺着风向才听得到。我听见了野鬼在村里走动的声音,他们一直朝孔悯山家走去。我心里,半是紧张半是兴奋,紧张的是孔悯山的小人要死了,兴奋的是我可以向孔悯山做证自个没撒谎。我飞

一般快地朝孔悯山家跑去,我还没赶到他们家,孔悯山的婆姨已经像一头挨宰的猪一般嚎叫了起来。我站在孔悯山家门口不敢进去,孔悯山发现了我。我刚想过去跟他理论,他又操起了家伙,这回他手里拿的不是锄头,而是一把锋利的菜刀了。孔悯山家啥时候有了这般漂亮的刀呢?我边跑边想,难怪他婆姨切菜的声音沙沙沙的,像是蚕儿在吃桑叶,我以前还以为他们家养了一群白白胖胖的蚕儿呢。我往村外跑,我不敢往家里去,我晓得孔悯山手里的菜刀和我爹我娘手里的木棍都埋伏在家里等我。

我小时候便是如此淘气,像个二愣子,偏偏耳朵好,啥都能听到,或许正是因了耳朵好,我才不堪得像二愣子。我知晓整个村庄的秘密,可我除了偷几粒花生吃,啥好处也没捞着。我晓得布鹿灰、老张古家的金银细软藏在哪个旮旯,却从来没想过把它们拿走。我晓得布鹿灰杀一百头猪就换得回一根金条,我一年到头都吃不到半条猪尾巴,我若是拿布鹿灰家最小的那根金条去换猪尾巴,我会把牙齿都嚼烂掉。可我愣是没往那处想。我晓得的事情委实多,后来我发现那并非一件好事。几多事情我并不想听的,可我的耳朵不听我的话,它们偏偏要竖起来顺着风去听。这是我的报应。我长大了几岁,明白这是我的一种苦。我的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声音,秋虫叫,野鬼闹,稻子在地里拔节,卖货郎打村口走过,娘们在自己的粪桶上撒尿放臭屁,演戏的小姐在后台和野公子亲嘴,母猪难产疼得哇哇叫,丁狗子在大冷天被他爹剃了光头……我听得太多了,实在受不了了!我用棉花,用泥巴,用麻杆塞自己的耳孔,可咋塞也没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像地里的蚯蚓,哪儿都钻得进去。这太苦了,真的是太苦了,各位老爷大人,这种苦你们没尝过,你们不好明白。

后来,我才知晓过来,两种时候,我的耳根会清静下来,从茫茫苦海中得到暂时的救护。一种时候是我睡着以后,这种情况谁个都想得到,人睡了,跟死没个区别,听不见了,说不出来了,头脑也不会乱动。我小时候为了躲避耳朵里的喧闹,跟个日头爷底下的猫儿一致,动不动便闭上眼睛睡觉。可我究竟不是猫,我是个娃,睡觉也会睡怕的。还有一种时候能够让我的耳朵清静下来,这倒是丁狗子那傻瓜蛋发现的——只要我不断说话,我的耳朵便听不见。为何会如此?直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我在我们村里被人瞧不起,我们家穷,我又像个二愣子,自然也没啥朋友。丁狗子我不欢喜,可他欢喜我,我偷吃他家的花生种弄得他无辜被爹妈揍,他晓得了也不恼火,还死心塌地地整日价跟在我屁股后面走。丁狗子是个地道的二愣子,他要这般傻我也没法子。就是这家伙发现了我的耳朵和嘴巴相克的秘密。丁狗子欢喜我的耳朵,他老是求我听这个听那个。我懒得理睬他,可他愿意帮我割猪草,我只好让他狗一般跟着。有一回,我们在后山挖野薯烤,我嘴里正瞎哼哼着,丁狗子突然发现一窝蜈蚣正对着我屁股吹气。他拼命喊我,可我听不见。那些蜈蚣看我不理睬它们,一会儿溜走了,倒把丁狗子吓了一身冷汗。丁狗子眨巴眨巴眼睛问我,你聋了,吼破嗓门你听不见!我听了差点翻倒在地,这世上还有人说我耳朵聋了?丁狗子指天对地发誓,说他方才确实是喊过我的。你在说话,对,你方才在说话,你一说话,耳朵便听不见了!哈,你也有听不见的时候,哈哈!丁狗子得意死了,拼命嚷嚷着。

我比他更高兴,这下好了,我的耳朵在白天也可以安静下来了。这往后,我要听便听,不听则可装聋子,我心里比喝了尖屁股大王蜂的蜜还甜。

——我一口气说了几多,也不晓得大家欢喜不欢喜听,你看我挂出牌子要说“叶公好龙”,可我说自个说了几多,大家不会腻味吧?啥?好

淘气，好顽皮，继续说。行行行，待我吃口茶，润润喉接着说。

丁狗子的发现让我的耳朵跳出了苦海，可我九聋子天生命苦，耳朵的烦恼暂时没了，嘴巴却掉进了深沟沟。为了让耳朵安静，我的嘴巴得不歇气地说啊说啊说啊。我要不說話，耳朵里又满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可我何来几多事体说啊。我所有的话都成了没话找话。我说娘我去割猪草了，我去村口草甸里割猪草，我带了镰刀和草筐，我去割猪草，我要去老半天，爹问我去哪里你便说我去割猪草，猪要问我去哪里，你也这般告诉它。草甸上草很多，我要割老半天，叫爹莫找我，叫丁狗子去草甸上找我，叫猪在圈里等我，我会割很多草回来，它就躺着吧，吃我的草，长它的肉。它不用怕没草吃，草甸上有的是草，我有的是力气，反正我带了镰刀和草筐，镰刀很利，草筐很大，草很多，我天天可以去那割草，叫猪等我，莫乱叫，莫去草甸上找我。我站在家门口这般不歇气地说着，我娘骂我，你这娃中邪啦！我说我没事，我真的要去割猪草了！我要去草甸上割猪草，我带着镰刀和草筐，我去割猪草，镰刀很利，草筐很大，草很多，我有的是力气。我说着说着唱了起来，我看起来很开心，我边说边唱边往草甸上走，我晓得我像一头哼哼叫的猪。我像一头猪走在村里，经过老张古家，我说老张古你家的丝瓜开花了，老张古你今晚闹不闹事。老张古蹲在门槛上抽水烟，啪嗒啪嗒水烟壶响，老张古对我白了白老眼。我一时啥话都说不出来。这时候，整个村庄的声音又像潮水一般涌进我耳朵。我受不了，我只好拼命说话。我说老张古你莫得意乱吸烟，吸了烟你又变不成大烟壶，你吸烟也是白吸，你还像个丝瓜，大丝瓜不长藤，挂在树上叮咚响，叮咚响，打喷嚏，老张古的好事变了屁！“呸！”老张古对我吐了口大浓痰。我经过布鹿灰家门口，我说，布鹿灰儿子杀猪灌井水，布鹿灰老婆修锁不算钱，布鹿灰杀猪的刀会叫魂。布鹿灰拿了一

把杀猪刀赶出来要杀我。我经过孔悯山家后窗,我看到他婆姨又大了肚子,我的舌头像铁笼子里的鸟拍打着翅膀要往外飞,我急忙用牙齿把它咬住,咬得舌头满嘴是血。孔悯山生个小小人不容易,我情愿自个的舌头咬破了,情愿自个的耳朵里满是孔悯山婆姨的喘气声,我也不在他们家后窗乱说话。我疯一般到了草甸上去,我听见了虫子在草丛里乱叫,听到了野鬼们在商量又要去孔悯山家带小小人,听到了布鹿灰在家里磨他那把已经锋利得能把风砍碎的刀子。我痛苦,把头埋在草丛里呜呜哭。我一哭,四下里安静下来。哭了一会,我哭不下去了,耳朵又满是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声音。我只好接着哭。我哭不出声了,我还在哭,我的舌头像抽不上水的水车轮子空转着。

我变成了一只讨厌的乌鸦,一个饶舌的孩子,一个人见人恨的人,一个人见人躲的小瘟神,一个真正的小疯子。我的耳朵好,可我不想听到啥,我情愿自个是个聋子。我的嘴巴爱说话,可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我心里想说的。我说话不是为了啥,只是为了说,不歇气地说,发疯地说。说累了,舌头像块石头一般不动了,我便让自己的耳朵受点苦。我晓得我的耳朵在求我的嘴巴多说一会儿,可我的嘴巴实在没法子了。不是舌头像石头,是整张脸都像块石头了。

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是否也有过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人生在世,谁个能够事事顺意呢。有的大叔可能参加乡试没考好,满腹经纶却壮志难酬,有的大哥家里也出过难以启齿的烦恼。猜测你们的苦难是件不得体的事情,我想说的是,我的童年时代遭受的那些苦,当时难以承受,现在想来也是稀松平常。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在这边诉苦,博得大家的同情,乞求你们的资助。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一个说书人,不是街头的小乞丐。我说这些西尾塘童年往事,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下面的故事。